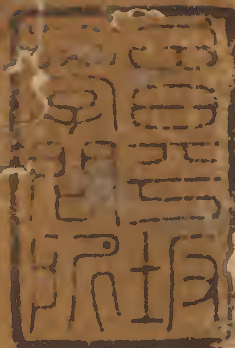


詩人玉屑

九之十三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	
冊數	5	(3)	
函號	厨	35	2



詩人玉屑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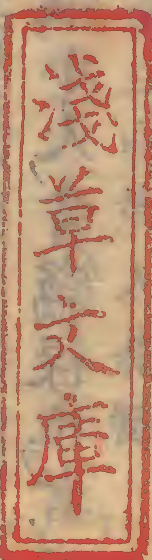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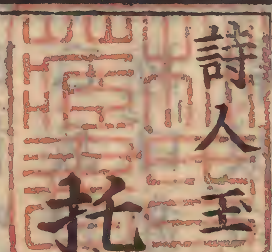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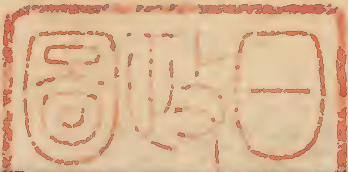
托物

取況

詩之取況日月比君右龍比君位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國陰陽比君臣金玉比忠烈松竹比節義鸞鳳比君子燕雀比小人

誠齋論比擬

白樂夫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醜醜云露濕何郎試



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羨丈夫此花也山谷此詩
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托興

子表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
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
曰涸涸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
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列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
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冥崑崙兵賢人君子多去朝廷
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
朝故曰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三山老人語錄

托物以寓意

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為最如梅堯俞蝟毛蒼々磔
不死銅盤蠹々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
珠明誦此則知其詠矣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
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
則知其詠荔枝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
青瑤柄水仙宮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
其詠蓮花也如唐彦謙詠牡丹詩云為雲為雨徒虛語
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
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

也東坡謝社沂遊武昌以醪醑見惠詩云淒涼吳宮闕
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嘯餘妍入此花千
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鞮水上
盈々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
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草綠牽黃雲承鞮到羊家真筌蟲
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
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為蝴蝶
蝶夜翩翩青絲網往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
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
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
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

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
拾化作東南第一花漁隱

托物

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律覺範有禁
鬪此三書皆論詩也平俞金針詩格云詩有內外意內
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如
旗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旗旗喻號令日暖
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
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纔
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則

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草巖谷死伊
用之類也末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
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
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
人比君子夜不明之家言君子處昏亂朝退而樂道也
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
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
為言近而意深不突夙騷之体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
棠範禁鬱云杜子表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
如三絕句曰椒樹馨香倚鈞磯斬新花葉未應飛言後
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

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雨比天
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鸛鷓久不來沙頭忽見
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
人意一白頭來一白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山
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畢面諂諛不知愧耻也無
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
至從噴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
之如韓雅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閑雨勻春圃桔槔閑
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亦
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
在相列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列棠範舊遊天

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與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々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漁隱

子美托物

杜子美詩有冷蕤踈枝半不禁語固佳矣而不若山意衝寒欲放梅為尤妙又荷葉荷花淨如拭此有得於佛書以清淨荷華喻入性之意故梅之高枝荷之清淨獨子美識之休齊

諷興

興與諷異

自古工詩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諷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高首詩云兩句不甲折空惜埋泥滓野菟迷汝來宗山寶於此皆與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如土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諷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諷異始可言詩矣古今詩話

戒諷謗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疆諫爭於廷，死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然，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志，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此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義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時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山谷

詩有補于世

錢惟演為洛師留守，置驛貢花，識者鄙之。蔡君謨加法造小團茶，貢之，雷彦國嘆曰：君謨乃為此也。坡作荔枝歎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木物為瘡痍。前順風調百

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古後蔡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艱口腹何陋耶。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易也。嘗變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此等語皆可為炙背之獻也。君溪

有三百篇之旨

蘇東中河南人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為詩史詩史

歐陽公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關孔溪談苑

荆公詩

荆公送呂望之赴湖江詩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詩續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能行此言則虛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

秋後竹夫人詩

呂君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

夙一夜涼便學短檠塔角葉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祗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是無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居仁用此語也 漁隱

聞蟬詩

吳興陸蒙老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列幕官有好護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居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為之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愧而少戢庚溪詩話

歸燕詩

張九齡為相有謗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
陰中傷之方秋明皇念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齡作
賦以謝曰苟效用乏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
之移棄終感恩於篋中又作歸燕詩貽林甫曰海燕雖
微跡兼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只見玉堂開樓戶時雙
入華堂日幾回無心與物競應鳥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
退恚怒稍解明皇雜錄

咏木詩

治平中有吉列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嚴酷有野人馬
道為咏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勤紅鬣響煙蘿不顧泥
九及唯貪得食多纔離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吳楚園林

閱注々爭奈何令見其詩稱緩刑時人目曰馬咏木翰
府名談

贈釣者詩

范希文有贈釣者詩曰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羨君看
一葉舟出沒風濤裏不徒作也同上

紅梅詩

毗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嘗
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醇酒着物々不知居然北枝後迨
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水肌所恨培雪根向來
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
故時意新語妙又有規戒不苟作也庚溪詩話

御柳詩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列驛遞上疏乞立儲貳
真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
召為右正言然為王真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
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
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主自愛天然色浪殺昭陽學
舞人東軒筆錄

夏雲詩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列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
已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
雲詩甚奇曰如峯如火後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

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初月詩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
為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者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
星奈此眾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隱
居詩話

于瀆詩

于瀆為詩頗于教化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
稀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盧懷行情

唐備詩

詩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入重平

道題路傍木云在風拔倒樹之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
青々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
吹波浪高百尺皆恟騷雅同上

温厚之氣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
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温柔崇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温公諸人襍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厚也龜山語錄

規誠

子美詩

林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
伏節死義也三山老人語錄

魏野詩

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
游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夫辭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勸
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身上官詩无非諛辭未聞有規勸
之語如此者同上
又啄木詩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人規誠之

風 歐公詩話

規勸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閉前客
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主臺畔醉春風
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列若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
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
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畫錦之榮可謂能規勸
矣幕府燕閑錄

白戰

禁體物語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
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々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
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
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
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
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
亦不免縞帶銀盃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
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

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石林詩話

歐蘇雪詩

六一居士守汝隕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
絮白舞鶴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
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々風莫犯暮雪綫々止還作
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
潤澤終為和氣燦表人高堂晨起驚幽土虛窗靜聞落
酒壚成徑集餅鑿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
猊虎團成呀且攬共貪終歲飽麩麥豈恤空林饑鳥雀
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羊孺乃知一雪萬人喜
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

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
巨筆人人把矛槩自非我為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隕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
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
禁休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
者侯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
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
篇詩曰窓前曉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
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
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
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袂却怕初陽

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項
獨多時歷亂尾瀟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
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公賦
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漁隱

谿堂雪詩

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目
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冬而不雪每一賞既必余
諸子賦詩為樂既而襲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
取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離為八章止四句以代一
日之譔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
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為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

聲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々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
耳隔窻揀亂撲春蟲也閑來披擊學王恭姑射群仙避
迤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遶庭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
茫叔抱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柰怪得山村
酒價高味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碾槍棋入鼎烹擬欲為
之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富天土呈瑞足人心平地
今聞一尺深此為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貴海
風吹浪去無邊倏忽疑為萬頃田五月京塵渴入肺不
知價直幾多錢勢高下橫斜薄又濃破窻疎戶苦相攻
莫言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失舊容力萬石千鈞積累
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本清勁昨夜分明聞折

聲玉局文

蒲鞋詩

劉章子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
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窓離玉指便隨羅
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
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誠齋霽詩

雪花遣汝作前鋒勢頗張皇欲暗空飾瓦巧尋踈處漏
跳階誤到暖邊融寒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入火失紅
方訝一冬喧較甚今宵敢嘆卧如弓
詩人玉屑卷之九

詩人玉屑卷之十

含蓄

摠說

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揚大年西崑
體非不佳也而弄斧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以平夷恬澹為上怪險蹶趨為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
不奇也而牛鬼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珊瑚
鈞詩語

尚意

詩文要含蓄而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

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夙雅下語六分
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
平易此詩人之難漫齋語錄

向含蓄用意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勲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
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
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
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
不相迎揔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
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又
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滿羅巾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
坐到明

子表含蓄

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
如快鷲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着柘黃我
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鶻鶻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
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細看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
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表不欲顯言
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盡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漁隱

元微之詩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未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憧々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中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隨筆

語意有無窮之味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關天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夕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隨筆

詩趣

天趣

手摩詰山中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跡曰相看不思發蘇三穆淡暮潮平語罷更携毛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竟不能詰冷齋

奇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日莫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蕭々遠人村依々墟皇煙犬
吹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
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
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
對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耳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
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
乎吉相應也

野人趣

閑居云妻喜栽花活童誇闢草蕪得野人趣非急務故

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有嫌燒葉
貧寒太甚改葉為葉不唯壞此下句併下句亦減氣味
所謂求益反損也 歐公詩話

登高臨遠之趣

山谷言庾子山云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
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為楷式其卒章云有慶
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潘子
真

詩思

惣說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逼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

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
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
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
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
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
幾矣謝無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
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
念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有佳思

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
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

集乃王維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漁隱

詩思悽惋

唐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々柳依
々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
洲人未歸又云香々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
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瀆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漁隱

詩思不出二百里

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
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烏猶睡渡

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北瑣夢言

詩味

杜_杜煙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
覺無餘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醒
猛虎一色山月高閑葉山中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若

詩境

韓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
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色不到禪林栢子煙中
坐擁衾竹雞呼我出華香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稿梧
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澹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
容也若溪

體用

十不可

-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遠不可言遠三曰閑不可言閑
- 四曰靜不可言靜五曰憂不可言憂六曰喜不可言喜
- 七曰落不可言落八曰碎不可言碎九曰苦不可言苦
- 十曰樂不可言樂陳永康吟齋錄序

言用勿言體

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
深矣若言冷則云可憐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入色聞
履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漫叟詩話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東坡
中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之起弄日鵝黃裏
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谷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
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
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
堵水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出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
等朝三格五今之感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入於險惡
處也若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白雪即絲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
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

也冷齋

不名其物

臨川云蕭々出屋千尋玉雷々當牕一炷雲皆不名其
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碧溪

如詠禽須言其標致抵及羽毛飛鳴則陋矣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嘗見於
六經後之詩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々然抵及羽毛
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
銷此白樂夫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
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
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喚夙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隋雍詩亦格卑無遠韻至於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隨藥艷顏似見於棄白鷺潛來邈鳳標之公子窺此羨人方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煖引步島嵐清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庚溪詩話

胡五峯謂晦庵此詩有體而無用

先生送胡藉溪有詩云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廢青胡五峯見之因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而有發也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晦庵

風調

高古為難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踈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薛能劉甫

李希色詩話

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
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摠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
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
為蘇列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大僻宮
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
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
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兩歌東
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鬢鬢哉
隨筆

平淡

先組麗而後平淡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
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為
平淡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吳相詩云因令適情
性稍欲到平淡苦詞未聞圓刺口劇菱芙蓉言到平澹處
甚難也所以贈杜揆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
之句李由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非力所能

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
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
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竹坡詩話
李造平淡
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多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
裁始則陵轍波濤穿穴險固囚鑊怪異破碎陣敵卒造
平淡而已陸魯望文
晦庵云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平淡

閑適

若溪漁隱詩
余卜居若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若溪漁隱臨流有
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灑為余作
若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以益
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云溪邊短竹長竹柳波上來
來去夕舫鷗鳥進入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漠
漠煙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舡盡日來往處南村北
村杭稻香卷起綸竿撤棹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
睡無人喚撥亂楊花繞夢飛 漁隱

車蓋亭絕句

蔡持正守安州夏白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勅列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盞漁苗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自得

余十卷詩要到自得處方是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土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能若摸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諸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也漫齋語錄

變態

縛虎手

薛許昌答書生題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令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技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為圜挫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西清詩話

韓文公

韓昌黎醉贈張秘書詩云君詩多態度藹々春空雲唐扶詩

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
與老夫宋公之間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
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思意雖
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
之不能變態
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
一灘窻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
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
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極稱其詩不知何也
集

圓熟

好詩如彈丸
謝朓掌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荅王
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
柘彈蓋謂詩貴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
多失之乾枯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驅
王直方詩話

詞勝

小右調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是嘗謂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鈔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
然人戲謂可入小右調然率多羨句但綺麗太勝爾子
義並帶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
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別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耶
碧溪

元祐中祕閣上巳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
工云翠浪有香黃繖動春風無力綠旗無秦少游云簾
幕千家錦綉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右調也孔氏談苑

綺麗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上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
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于妙苟不當理則親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
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
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筍紅綻雨
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
蛺蝶深夕兒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々下不盡長江袞々來其富
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宮淑景移麒麟
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
印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
出於夙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
綉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即不巧而
而能壯乃如是也君溪

富貴

富貴佳致

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々拂煙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
殊有富貴佳致也漁隱

非窮兒家語

存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
裏風定非窮兒家語王直方詩話

詩原乎心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
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
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錢溜酒惡時拈花藥噴
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桃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
燒異矣撫遺

善言富貴

歸由錄云晏元獻喜評詩掌曰老覺腰金真慵便玉枕
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
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漫叟詩話

寒乞

乞兒相

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
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評軸裝曲譜金書字樹紀花
名玉策牌乃乞兒口中語若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
此事晏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云言
富貴不及金玉錦綉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留簾
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雨柳絮池塘淡淡風之
類是也公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
一聯云珠簾綉戶遲春日柳絮梨花寂々春雖用珠綉

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為佳句也 漫叟詩話

無神氣

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屯半夜潮又曰蝴蝶夢
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
神氣以其字露也 東坡

貧眼所驚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艱服容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如貫休詩云刻成筆柱鴈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幃不及四
五尺如何伸足所謂不曾近富家見古今詩話

知音

自薦附

李義府

唐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
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得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
借汝豈惜一枝也左右羨之 小說舊聞

任濤

任濤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露溥沙鶴起人卧釣舡流他
皆做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隲廉問江西時與放鄉
里之役民俗互有論列隲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
者即與免放免役不止一任濤矣 據言

馮道明
雍陶知簡列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挫辱投贄者
少得見之馮道明下第請謁給閫者曰與太守故舊及
見呵責曰與公昧平生何故舊之有道明曰誦公詩得
相見何隔平生遂吟雍詩曰立當青草入先見行傍白
蓮魚未知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未是貧江邑秋
入峽雨氣夜侵樓雍厚之古今詩話

韓翃

唐德宗時制誥關入中書兩進人御筆不點又請之上
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
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蘭官傳臘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本事詩

項斯

揚奈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々見君詩
最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由是四方知名古今詩話

白樂天

樂夫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况况戲之曰長安物貴
居天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古今詩話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色人倚樓因目之為趙倚樓古今詩話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若謝句意深遠古今詩話

鮑孤鷹

鮑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鷹詩所謂天寒稻梁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厨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鷹司馬文正詩話

夏英公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沈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列金壇主簿東軒筆錄

王文穆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主尹開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

王欽若王遷召之一見欽其夙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夙雲之會實基於此西清詩話

王琪

晏元獻公赴杭列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別誦一詩云水調隨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弥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薦館職遂躋侍從遺珠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荆公以三詩取三士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之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槩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久別擺押窮愁日夕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荊公為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為知己

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々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為憲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葛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復齋。

賀方回

賀方回題一絕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籬根，壞衲遙疑掛樹猿。猿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舒王見之大稱賞，綠此知名。王直方詩話。

蘇後湖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艮直，作清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

塘菰蒲深處浴鷺鷥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片
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々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煙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
非王直方詩話

曹翰

曹武毅公翰平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
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
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
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青箱雜記

伍喬

伍喬張洎少相交善張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為勳
列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曰張與
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
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遠帝王列黃
山向晚盈軒翠點水含春遠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
時誰伴出城遊得詠動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
員外郎詩史

劉子先

章子厚常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閏
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

先以詩謝曰故入天上有書來責我踈惠喚不回兩處
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驚馬
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公公得
詩甚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部侍郎高齋詩話

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
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
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為我賦乎太初
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有一老共以
沙捺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誦曰茫茫黃
出塞漠々白鋪江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功父閣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王直方詩話

姚嗣宗

華列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
戰退五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白鷹詩有心待
擗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窟真國教元
吳為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
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辨
此可借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
矣因表薦官之西清詩話

白馬詩

王曾獻金陵拔薛太夫白馬詩白馬拔絲練一團今朝

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
長鳴天外遠臨風斜墜耳邊寒自知毛骨逸應異更請
王良子細看雲溪友議

毛國英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
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
危檣禹門縱使高十丈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
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卷之十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病

詩病有八沈約

- 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音如今日良宴會誰樂莫其陳今誰皆平聲
- 二曰上尾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音如青々河畔草鬱々園中柳草柳皆上音
- 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音如聞君愛我其竊欲自修飾君其皆平音欲飾皆入音
- 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音如客從遠方

來遺我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色

五曰大韻如色鳴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神平榮字

六曰小韻除本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造條不向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十字內兩字雙色為正紐若不共

一紐而有雙色為旁紐如流久為正紐流柳為旁紐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細較詩病

平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真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類若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嗟裴光約曰二句偏拈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冊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冊也後山詩話

點鬼簿等博士

王揚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揚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等博士王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眾香鉢盛滿香飯悉飽眾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

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揚朱墨覆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不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東坡

金山詩

陳無已詩話謂平甫以揚蟠金山詩為莊宅牙人語解量四空詩云天未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未海雲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舡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著溪

三石齋卷十一

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瀟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耶復齋漫錄

方池詩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小西頭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遜齋閑覽

櫻桃詩

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以香言之亦是語病

漁隱

水仙詩

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為骨玉為肌暗香已歷醲醑倒只比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反成語病

竹詩

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初木夫詩不笑為難初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古劍幹聳萬條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葉箇葉兒也王直方詩話

中秋月

陳絳字元林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王源靈源桃

源三夫人王源令絕舉中秋月詩絕言一聯云莫辭終
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日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
月十五夜月亦可桃源因作詩曰金吹掃天幕無雲方
堂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五
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餘夕青瑣

孤鷹詩

鮑當吟孤鷹云更無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
孤鷹凡物有色而孤者皆然何獨鷹乎漢車張君詩話

雪詩蛙詩

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蝶謫仙
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大

古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
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一頭雖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
即無笙歌之說藝苑雌黃

近似

高美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
見眉自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
人詩病云李義山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
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鵝鵠云方穿詰曲崎
嶇路又聽鈞軸格磔言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

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
題々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贊寧笑謝而已西清詩話 王春甫詩話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瀛之詩乎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底有天春寂令人間無路羽洋
法豈非鬼詩耶 丹揚集
平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歐公詩話
宋潘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猫兒詩也又大阜詩云
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幾於湯
燖右軍也 王直方詩話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汴師王智與智與曰莫有鵝腿子否謂
鶴膝也 盧氏雜說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勳主廟詩

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勸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卷曰：此亦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甚宏達。洗兵馬，云成主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夫杳。先後車輕非苟作，者今願指高宗為趙孤。謂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勸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毋乃抑君父之太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語錄

礙理

害理

澧陽道傍有其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頤繼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入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塚。蓋指二公也。君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待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為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鳥詩何精麗頓異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段上層樓一日略千里說者以為着段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遠

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柱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柱之也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柏行

白樂夫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十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乎皆文章之病也

鷓鴣詩

林通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輻鈎輻格磔謂鷓鴣也詩話筆談皆羨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入摘百禽不

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嘗荔枝夏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鷓鴣詩

張仲達詠鷓鴣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街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奈鷓鴣脚太長也荆湖近事

邑令詩

方諤有贈邑令詩云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鑠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輩詩云雨後有久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耕種且無盜賊之警也 翰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避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通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世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車行行樂府以為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古詩十九首行車行之王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為一首當以選為正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々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

白鹿之篇予疑此詞若之山上亭以卜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入名王臺以為蔡邕作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入讀之茫然又朱露雉子班文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力力又作歷之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馳千里足曹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攷妄為之辨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

篇乃元甫所作也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也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為顏延年作諸葛孔明梁甫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蕩陰陽里云今青州有蕩陰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牕下今生幾叢菊香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制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取以入陶集耶文苑英

葉有木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
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女生歸峽
中其三送表明甫伍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木曆
正元間亦非木白之作文有五言兩後望月一首望夫
石一首冬月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律
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
池羨爾瑤臺鶴高栖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蕙風吹
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
托周之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
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

皆淺近浮俗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酒渴愛江清一
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
也 迎且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夫言
語今世俗圖畫以為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
思編入杜集非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
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墻壁奴僕亦旌旄行乞近聞
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曾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
云至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也今書市諸本並不
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不
辨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為翻鎮江蜀
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

海澆臺新刊杜集亦以為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
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
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李一端將不
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峯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峯
楚岫翠萬本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秋乘
則漢以前五言律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
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注中有師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偽半真尤為殺
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
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為一首郭茂倩

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
為是 王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
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々懸以下別為一首當從
荆公為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
參之詩誤入公集 木山塞上曲騮馬新跨紫玉鞍者
乃王昌齡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明月漢時
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白
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
不以浩然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
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為
甲蓋亦相近以星對夙庶從其類也 杏々東山携漢

妓冷^之脩竹待玉歸，^漢效無義理，疑是携妓去。蓋于
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宋識。其初明
皇德宗薛稷劉希夷王通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
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
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
於太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
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
詠劉春虛基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
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
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
此，足矣。豈不評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敢議

可嘆也。荆公有二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
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
閑眠曉日聽啼鴉，笑倚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
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
此不足以書屏障，但可為閭巷小人為文背之詞。又買
劍一首云：青夫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但可為
巫師念誦也。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
玄又玄也。顧陶作唐詩類選，嘗有南薰集，韋毅有才
調集，又有正吉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
言系述，其他必尚有之也。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
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崑宿之詩東坡刪後二句使子
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傳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渾然
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詩人玉屑卷之十一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品藻古今人物

古今詩人雖各有評而揔論
諸賢不密類折者復萃于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泐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犖變夙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渙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因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闔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衆敷柔肆紆餘奮猛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散能
 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救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冠盜先為有力者所獲

搯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若溪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照已與吳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南史顏
 延之傳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江淹點綴映媚似
 落花依草南史梁江淹傷於浮艷南史本傳

初白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吳運為初白芙蓉
 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白芙蓉非
 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
 吳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輪寫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林

評鮑謝諸詩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美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列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芥耳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尔此詩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所法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述來作者寢以成俗逐乃句無虛語々無虛字牽聯補衲盡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以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

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
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斷輪於甘苦之外也石林詩話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非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五
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弥甚含毫瀝思魏晉弥繁
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
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琴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
王劉為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為覺先乃君子建之牢籠
群彥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
賓王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
駕想見飄然之狀李太白集

在大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々在世表意朱子京

鮑昭淵明

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厚樂夫淵明詩

子厚之賦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
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
也樂夫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
得失之際銖々校量而身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
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
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

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入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蔡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曾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為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矣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夫耳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猶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幸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者看翡翠蘭若，上未刻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奭。此韓愈所得也。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夫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鳴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夫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貧黎苦，耳裏如聞飢

凍，凍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昔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夫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悶入，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悶入，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夫疑優或人又謂曰：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而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爾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若溪

詩句偉麗

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

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貌貅萬竈煙又云露
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 東坡

氣蒙雄渾句中有力

七言難於氣蒙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突言外之意
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五更鼓
角嗔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
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
破蔡列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
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

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列遠而大體也

評唐人詩

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
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
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曆元和間諸人可改
望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繩者予嘗觀
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
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盃試北望還欲淚
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山水不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
孤舟嶺嶠同遷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
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寬夫詩話

裴迪五升 唱和共語皆清麗高勝
常恨不多見 如安禪一室內 左右竹亭幽 有法知不
染無言誰敢酬 鳥飛爭向夕 蟬噪竟先秋 煩暑自茲退
清涼何處求 如丹賣藥 有時至 自知往來疎 遽辭池上
酌 新得山中書 步出芙蓉府 歸乘轂 棘車 猿象招隱作
豈愧 平生 廬其氣格殆不減 二人非唐中葉以來 嚶々
以詩鳴者 可比乃知古今文士 埋滅不得傳于子孫者
不可勝數 然士各言其志 其隱顯亦何足多較 觀兩詩
趣尚其胸中殆非汲々於世者 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為幸也 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列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 賈浪
仙誠有警焉 視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
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外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
未曉也 王贊嘗稱之曰鑿肌滌骨水堂霞綺嘉肴自將
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擢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
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藥於常花其鳴也靈囂於衆響
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

坦之詩云：鳳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喻是云：寒燕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是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窻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此，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窻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韻語陽秋。

苦吟句，蹈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下个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蟾蜍影裏清。吟苦舩艫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撥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撥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欲識為詩苦，秋霜若在心。杜牧之。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斡地覓詩情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暖尚外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大瘦生之句字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志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蕭愨

蕭愨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其蕭散宛然在目何遜詩清巧多形似之言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孝綽以謝眺詩置几案間動輒詠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顏氏家訓

蔡伯初詩評

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邱廟動成法言恨終欠夙韻黃大史詩妙脫蹊逕言侔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

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隨在玄妙。
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
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
時，雜滑稽故，空逢蘊籍，蘇列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
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
有野態。劉夢得詩法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斲
能不見少拙。自樂夫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
雖美，終帶凡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
齟齬，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
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麗蹀，與柳列詩若捕龍蛇，
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

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入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嗚
爵自佳。王介甫詩，雖乏夙骨，一番去，清新似方學語，小
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
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夙調高華，片
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
而三嘆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
者，留心既久，故閑得以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
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西清詩話

評本朝諸賢詩

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醞醕乍熟，登山
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

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巖木春折
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無利
鈍梅堯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見之不覺
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
其適口者少矣某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
某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
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某叟耶復齋謾錄

溫公忠義之志

溫公居洛當初夏賦詩曰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
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憂國之
志繁見於詩矣東坡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曾直晚年詩傷奇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著者俚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啾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入膾炙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入題詩末兩句云離鷺只說閨中事越犢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佳予謂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綃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林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鈞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鈞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方足成日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鈞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

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相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久隨意綠也池館無久燕字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曾薛道衡峻潔可喜也隱居詩話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勳匿孫勳于齋中伺彬至以勳詩訪之彬曰此非有夙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勳遽出護彬曰非有夙雅固聞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換臂入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久必不忠後果如其言高齋詩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古詩

晦庵之論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

誠齋之論

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唱三歎之色

誠齋評五言長韻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詩一百韻真絕佳也

誠齋評五言長韻要典雅重大

虞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子美云
鳳曆軒轅紀龍雍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又
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李
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大極是夕降
元精林外山誠齋評七言長韻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
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
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
落筆自絕矣

律詩

陵陽論王介甫律詩

王介甫律詩甚是律詩篇々作曲子唱得蓋律不止
平側二色當分平上去入四色且有清濁所以古人謂
之吟詩色律即吟詠乃可也僕曰曾直所謂詩源皆可
絃歌公之意也 中語

金針詩格

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卷浪勢欲滔天又如海鷗
風急鸞鳳傾巢浪拍禹門蛟龍失穴第二聯謂之領聯
欲似吳龍之珠善抱而不脫也亦謂之撼聯者言其雄

贈道勁能揮闔天地動搖黑辰也第三聯謂之警聳欲
似疾雷破山觀者駭愕搜索幽隱哭泣鬼神第四聯謂
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

誠齋非金針

誠齋以為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求乃善之善也子美車
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本尚
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誠齋評七言律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
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
旌旗露未乾最佳

絕句

誠齋之論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
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
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
鬪嬾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
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
此地豈無歌舞來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
在為問春歸有底忙祗是虫豔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
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墻頭暗香一陣連風

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
牧之云清江漾々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舡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
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灑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
看介甫云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
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四句皆好矣

詩人玉屑卷之十二

春信未之

詩人玉屑卷之十三

三百篇

晦庵謂學詩者必本之三百篇

詩之為經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
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
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詠詠以昌之涵濡
以體之察之德性顯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
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
三百篇情性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於此是

亦淺矣

晦庵論讀詩看詩之法
詩源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源是先將那詩來吟味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
吟詠三四十遍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
詩全在諷誦之功
看詩不須着意去裏面分解但是平々地涵泳自好
因論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恣地好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

晦庵論國風雅頌

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之詩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
之詩

晦庵論六義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此一條乃三百篇之綱領管轄風雅頌者皆樂部
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
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
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
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
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
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維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

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碧溪論四始六義

古今言四始六義者多矣無若伊上老人之說當也若如鄭說則二者相亂凡雅頌既重出賦比興終無歸着四始者言風賦雅頌之四種六義則凡詩中皆有此六義也二曰風非國風之風五曰雅六曰頌非大雅小雅之雅商頌周頌之頌也詩固云風風也教也凡風化之所繫皆風也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雅者陳其正理頌者表而祝之以詩考之則采采卷耳不盈碩筐為興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畀好是懿德為雅也自漢以來各自立一家之體則詩人之

風如建安之風豪健晉宋之風放蕩齊梁之風流麗其餘隨其所長各自為一家之風然古人不必指事言情而後鑒戒其剛柔緩急哀樂喜怒之間風教存乎其中矣所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感入也遠入也深自詩人之後失其本餘五者古今甚同不可移易立此六義該括盡矣毛公解詩多云興也與鄭說便自不同然則古人之論殆如此自鄭氏以來遂泊乏也耶

陵陽發明思無邪之義

僕嘗論為詩之要公曰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蓋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室中語

楚詞

晦庵論楚詞

楚詞平易後入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
着氣力做只是不好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
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詩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了離騷註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
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細秋蘭以為佩後人

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辭叶韻作子厚名字
列在漳列

荀卿所作成相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意
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於貴之規者其詞亦
託於楚而作頗有補於治道

越人歌乃楚主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柁越人
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其自越而楚不
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師六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
知豈詩之體古今共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為者
司馬相如之文能後而不能約能諳而不能諒其上林
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太人之於遠遊

其漁獵又恭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賦哀二世賦
為有諷諫之意而哀二世賦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
尤當留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抵狃局促而不敢盡其
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
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顧况詩有集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
來錄其楚詞三章以為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信
然々其朝上清者有曰利為舟兮靈為馬因乘之騰于
瑤池之北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非維所能及然他
語殊不近也獨日晚歌一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若
差健云

韓愈所作十操如將歸龜山拘幽殘形四操近楚詞其
六首似詩愈博學群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以其
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百篇皆弦歌之
操亦弦歌之能也其取興幽眇怨而不言最近離騷本
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七操與詩賦同出而
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後之欲為離
騷者惟約猶追之
柳宗元竄斥崎嶇瘴間堙阨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
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
烈而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邢君實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詎而不幸蚤

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
古字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滄浪論楚詞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熟讀外此惟賈誼懷沙淮南王招
隱嚴夫子哀時命宜熟之其他亦不必也
九章不知九歌九章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鬼不
然讀騷之久方識其味漢歌之抑揚滂澆蕭瑟然後為
真識離騷否則如曼金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宗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韻不足為騷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詩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表唐
之唱鐘嶸詩評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
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
高妙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鄭之音
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

作唐元稹撰子菱墓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於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為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大風歌曰大風安不志危其霸心之存乎哉哉乎其言乏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終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晦庵論賈誼

賈誼以長沙卑溼自怨壽不得長故作服賦以自廣木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為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及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厲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識其何說也

晦庵論班婕妤蔡琰

班婕妤所作自悼賦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侵尋於

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乎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云云

蔡琰所作胡笳雖不規規於楚語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己之言要為賢於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棄此而獨取其悲憤二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辨其妄矣蔡文下固有不察歸來子祖風而宗蘇亦未聞此何耶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間矣

建安

摠論

建安詩雖而不萃質而不俚風詭高雅格力道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李太白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耳詩眼

魏文帝

魏文帝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歌百許篇
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羨餘贍可
觀始見其功矣不然亦何以銓衡群英對揚厥弟之美
詩評

曹子建

子建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高奇辭采華茂情兼雅怨
餘備文質粲然溢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
也譬如人倫之有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
女工之有黼黻裨爾懷鈿吮墨之士宜乎拍篇章而景
慕映餘輝以自炳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
主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間矣 鍾嶸詩評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激憤之辭文秀而質屬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詩評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陵霜
高夙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稱獨步詩評

六代

摠論

漢魏後陵達衰微訖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夙末流亦文章之中興也求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王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矣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裴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郭凌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詩評

褒貶不同

晦庵云齋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入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詩評周

五言之警策

阮籍詠懷子卿雙亮嵇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仕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
遊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戍邊大冲詠
史顏延之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
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乎鍾嶸詩話下同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夙雅無雕喪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
陶性靈發幽思言猶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

會於夙雅使入忘其鄙近自致遠大詩評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浮艷與託多奇巧用文字務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一體爾今置之甲科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間耳詩評

潘安仁

潘安仁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為深矣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宝余嘗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詩評

潘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大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辭葱蒨音韻鏗鏘使入味之壘々不絕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幹文劣於仲宣祖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然且咀嚙英華厭飲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歎其大才信矣入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首文溫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魂幾於一字千金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既體良才又難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

郭景純

景純詩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變中原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
玄遠之宗詩評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吳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
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
也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
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
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
翔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
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

為病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砒砒之與姜主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以矣惟韋蘇洵谷長安丞裴抗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復齋謾錄

連

述無詩宜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吳運惠運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大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又云吳運在永嘉因夢惠運遂有地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爭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片將曷運目無膜鼻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與吳運如登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々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小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云運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羽遠變色詩評

晦庵論歸去來詞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真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語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詞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脩其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避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詞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詞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迄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恣豈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漢武帝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亂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釣夫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裊采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若後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入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若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發詩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送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汲此志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知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殺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飲酒詩

飲酒詩云客艱千金。軀臨化消其實之。不過軀之化則寶亡矣。人言靖却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指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艱千金軀臨化。

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締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韻語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復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許彥周詩話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太抵專攻一體。如待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吳運擬謝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

其功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
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
有補於二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
區在位者何足繫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
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
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嶽之陋也 石林詩話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
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西督
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嘗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燬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蜨娘糞九比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
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
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
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宰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拳心摩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遠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

非余促耶暮同為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嬰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藉黃金闈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脩途繚山海豈免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嗟慙空像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濟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

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若夫虛者情鍾世味
意寤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漁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
九十行帶索米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
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
多不能辨其孰為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解曰米啓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米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而帶索則自少壯至于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
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
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厦華
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色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
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漁隱

責子詩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竟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
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十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未無
九齡但覓藜與粟禾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詭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
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之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
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卷終

